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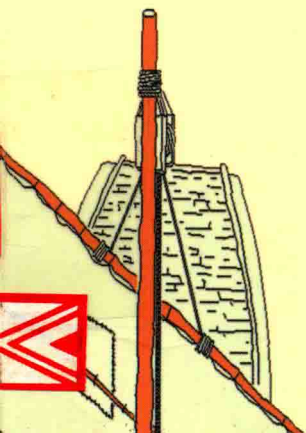


圓子



下

梁德祿◎著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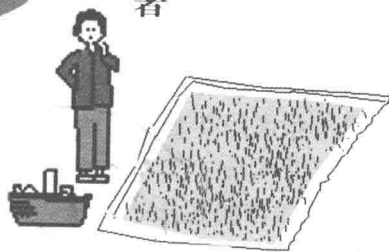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圆子



下

梁德禄 著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福庆

特约编审：陶泰忠

封面设计：四色印刷
010-51264077

插 画：常大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学/梁德禄著. —北京：三辰影库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 - 7 - 83000 - 059 - 2

I. ①同…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0460 号

书 名	同 学 TONG XUE
作 者	梁德禄著
出版发行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通州区北京文化创意园筹备处(101118)
网 址	WWW. sunchime. com. cn
出版人	沈 军
印 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9
字 数	11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83000 - 059 - 2
定 价	86.00 元(全 4 册)

请与印刷厂联系)

34

显然是出于有意的报复，一个高压水枪突然对准刘啸啸射出一股水流，将她一下子击倒在地。接着许多条白色的水柱就出现了，并一起向星火燎原的游行队伍扫去。顷刻之间，这只队伍就被冲得七零八落，花圈、人像、木架、挽联全都滚落或拖到地上。于是一场混战就爆发了，好在混战只发生在消防队员和星火燎原之间。由于星火燎原的人事前没有想到会遭遇水战，所以阵脚一下子被打乱了。他们唯一有效的对抗武器应当是敢死队的自动步枪，但是由于敢死队也被这些水柱冲得七零八落，再加上失去了指挥，所以也不能进行有效还击。刘啸啸是被水柱从后面击倒的，她的前额重重地磕到水泥砖铺成的地面上，所以立即昏迷了过去。丁郁芬也被溅起来的水弄得几乎浑身全湿透了，但是她并没有受伤，她从原地站起来后才发现刘啸啸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她的手枪被摔在一边。一时间，丁郁芬以为她不是被水柱击倒的，而是被人用枪打死的，所以她吓得一动不能动了。正当她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看到几个年轻的男的向她们这里跑来，但等他们刚一跑近，一根水柱就对着他们冲去，迫使他们又转身向回跑。然而这时突然从旁边又冲出来两个年轻的男的，他们抬起刘啸啸就向后跑去。可是没容他们跑几步，水柱就转而向他们扫去，一下子把他们全都冲倒在地。这时原来那几个男的又反身冲了上来，显然是要接援他们，所以水柱又向他们扫去。于是被水柱打倒的这两个人就连忙趁机从地上爬了起来，抬起刘啸啸继续踉跄着向后跑。眼看刘啸啸就要被抬远了，丁郁芬才意识到，他们抬走的不是别人，而是她为之日夜担忧的孩子，于是就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满身的泥水，赶紧追了上去。

刘啸啸被从广场上救出来后就苏醒了，可是她的眼睛稍微睁开了一下后，很快又合上了，因为她感到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在旋转，而且觉得她的脑袋里装满了石子和沙子，它们在相互挤压和研磨，她的脑袋随时都会崩裂。然后人们把她抬到一辆卡车上，丁郁芬也连忙爬了上去。当一个人对她进行呵斥，要她下去时，这个人很快被另一个人制止了。然后丁郁芬来到刘啸啸身旁，叫了一声啸啸后就跪了下去，把她的头小心地抱了起来。由于听到了她的叫声，刘啸啸又把眼睛勉强地睁开了，看到她后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就又把眼睛闭上了。丁郁芬不禁又是一阵发自心底的恐慌，差一点哭出声来，因为她以为刘啸啸就要死去。由于怕再次遭到呵斥，就连忙用一只手把自己的嘴捂住了。丁郁芬这时才注意到，大股鲜红的血正从刘啸啸的鼻子里流出来，就连忙掏出手绢去擦。可是很快她的手绢就被血浸透了，这时好几条手绢从上面扔了下来，丁郁芬顾不得是谁扔的手绢，连忙拿起其中一条继续擦。然而直到有一个人蹲下来把两个纸卷塞到了刘啸啸的鼻孔里，接着又一个人蹲下来用手指在她的鼻梁上掐了几下后，她的鼻血才被止住。然后这两个人开始用手绢包扎刘啸啸的前额，丁郁芬这才注意到她的前额也被磕破了。等这一切做好之后，汽车就开动了。这时丁郁芬才意识到刘啸啸是昏迷过去了，由于她知道刘啸啸的脑袋已经受过一次重伤，而现在又一次受伤，为了保护她的脑袋，她就顾不得车箱底板上的泥和水，一下子坐下来，把刘啸啸的肩膀紧紧搂在自己怀里，并小心不让她的头受到震动。丁郁芬虽然没有注意周围人们的说话，但是周围的气氛使她知道，他们都在全心全力抢救刘啸啸，因而她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激。可是她觉得汽车开得太慢了，因为她急于想让刘啸啸赶快脱离这危险的环境，脱离得越快越远越好。汽车最后终于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停了下来，人们立即又围上来，有一个人把刘啸啸的头从她手里接过去，然后他们七手八脚地，但是非常小心地把她抬下了车；然后又把她抬进一间屋子

里。丁郁芬紧跟着也走了进去，发现这是一间好像是招待所的房子，有几张单人床，每张床上都铺有简单的卧具。他们把刘嘯嘯轻轻地放在一张床上后，就都走了出去。最后只留下丁郁芬和显然是一个领头的年轻人，刚才抢救刘嘯嘯的行动都是他在指挥下进行的。这个人虽然看上去很年轻，但是举止和说话非常沉稳，他嘱咐丁郁芬赶快把她身上的湿衣服脱掉，然后为她盖上被子。并且说他现在就去请医生。丁郁芬感激地点了点头，眼泪不禁又要流出来。等这个人离开房间后，丁郁芬就赶快动作起来；她觉得她的力气变大了，很快就把刘嘯嘯身上的湿衣服全脱了下来，用一条干净的床单赶快把她的身体擦干后，就给她盖上了被子。

丁郁芬一度把心放下来了，因为刘嘯嘯后来清醒过来一些，医生检查过后说她只是有些外伤和脑震荡，只要注意休息就可以了。后来那个领头的年轻人又来了，不仅把刘嘯嘯的全部行李，一个大旅行袋和一个书包送来了，而且还送来一大包吃的东西。丁郁芬又是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她连忙为刘嘯嘯穿上了干净的衬衣，同时也为自己换了一身刘嘯嘯的干净衣服。然而没有想到，到了傍晚时分，刘嘯嘯开始发起烧来，而且还呕吐起来。所以丁郁芬又把医生叫来，医生认为发烧可能是因为她全身被水浇湿后受凉所引起的，就给她打了退烧的针，并且还给了消炎和止吐的药。可是到了夜里，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开始发高烧，并说起胡话来。丁郁芬给她一试体温，发现已经到了三十九度以上。丁郁芬想叫醒她再吃一片消炎的药，可是无论怎么叫，她都不醒。吓得丁郁芬不禁哭出声来。可是哭了两声之后她就顾不上哭了，急忙冲了出去，冒雨跑到前面一排房子当中的一间屋子前停下来。这间屋子是市电力开关厂的医务室，同是也是这个厂唯一的医务人员何建邦的宿舍。刘嘯嘯的病就是他给看的。丁郁芬用手敲了几下门后央求说：

“何医生，麻烦您再去看她一次吧，她病得更厉害了！”

“是谁呀？我不是给她打过针了吗？而且也给了你们药，凡我能做的我已经都做了！”等丁郁芬又敲了几下门，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后，才从房间里传出一个非常不满在沉睡中被叫醒的人的说话声。

“何医生，求您救救她吧！她真的眼看就不行了……”丁郁芬不顾一切地又一次央求说，可是说到一半就止不住哭出声来，可是她很快又把哭声咽了回去，因为她想起三更半夜在人家门口哭，对人家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

“说实在的，我不是医生，我只是在部队里当过几天卫生员，但由于我比别人学东西快些，所以才都把我当医生看。”又过了一会儿，从屋里传出何建邦的第二次说话声，话音中已经听不出不满，只是有些无奈。虽然丁郁芬今天白天才认识他，但她已经知道这句话是何医生的口头禅，说明他已经答应了她的请求，于是她这才松了一口气，觉得刘嘯嘯又有救了。

雨从傍晚起一直在淅淅沥沥地下着，丁郁芬紧贴在屋檐下面的窗台站着，以免从屋檐滴下来的水落到她身上。这时她感到非常的冷，她知道这是由于气温下降和她的上衣被雨水打湿了的缘故，而且她脚上的鞋本来就湿透了，现在又浸了水，但是她觉得，只要嘯嘯能度过这个难关，受再多的罪都是值得的。这时屋里的电灯被打开了，周围的黑暗立即向后退去一些。接着便听到屋里响起一阵木板床在人体重量作用下发出的嘎吱声。在嘎吱声响过后又待了一会儿，屋门终于被打开了。一个高个子、背稍微有些驼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打了一个哈欠，揉了揉眼睛后，又转身返回到屋里，把灯关掉了，于是黑暗重又包围上来。何建邦在黑暗中摸索着把门关上，然后掏出钥匙来锁门。这时他似乎才来得及看了一眼站在他旁边的丁郁芬，并对她说：

“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医生给重病号看病，一般要求有她家里的人在场。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你是她的什么人？”

“我是她的表妹。她还有一个母亲，但是她的母亲年纪大了，

所以叫我来照顾她。”过了一会儿后，丁郁芬才红着脸编瞎话说，因为她以为何医生怀疑她们之间有不正常的关系，而且他不愿意给有这种不正常关系的人看病。但是为了救刘啸啸，丁郁芬觉得她的脸一下子变厚了，所以毫不吃力就编了这么大的瞎话。然而何医生什么话也没有再说，就跟着她，向她们住的房间走去。

“麻烦了！你知道吗？这下子真的麻烦了！”等何医生用手摸了摸刘啸啸手腕上的脉，又翻开她的眼皮，仔细看了一阵她的瞳孔后，突然直起身来，用严肃的眼神瞪了一眼丁郁芬后说道。

“何医生，您一定要想办法救她！我真的求求您了……”丁郁芬顿时觉得像天塌下来了一样，就扑通一声给何医生跪下了。

“只有赶紧送她到医院去，不然她就没命了！”何医生倒背着双手，在屋子里大步走了一圈后站下来，望着跪在地上的丁郁芬非常肯定地说。

“您能背她去医院吗？我也可以背她！”由于何医生的提醒，丁郁芬顿时感到又有了希望，就一下子从地下站起来说，因为她一下子想起了从前她父亲夜里背她上医院的情景。

“背她？”何医生略感吃惊地说，然后否定地摇了摇头。

“那么能让厂里的领导派一辆汽车吗？”丁郁芬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但忽然她又想起了从前刘啸啸在夜里用汽车把她送到军区医院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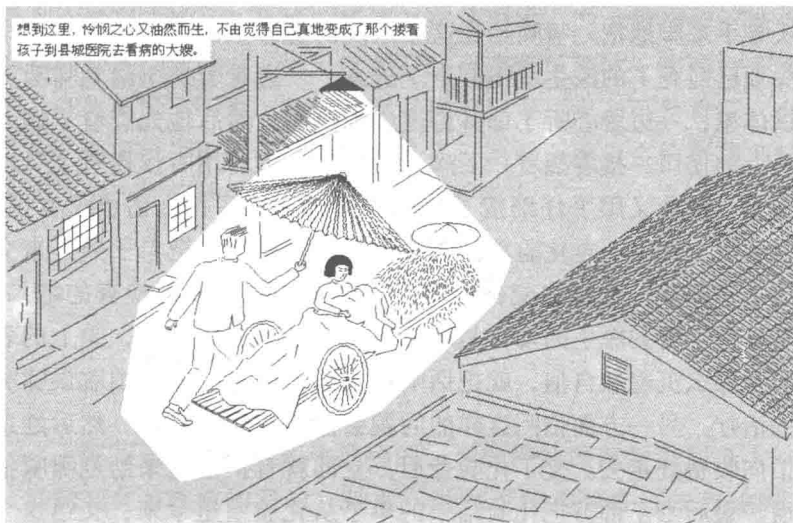
“领导？现在哪里还有领导！”何医生冷笑一下后，又一次摇了摇头说。然后又小声地泄气补充说：“厂里倒是有一辆汽车，可惜我没有那么大的面子。”

“那么你赶快去找一辆板车，我们拉她到医院去！”丁郁芬几乎是用吩咐的口气对他说，并为自己突然想出这么适中的一个办法而吃惊。等说完，她才发觉自己的口气有点不客气，可是何医生一点没有责怪她意思，反而向她点了一下头后，大步走了出去，连他的雨伞也忘了拿。丁郁芬发现后，连忙拿起他的雨伞追了出去，把雨伞交给他。何医生接过伞后，打开它，然后继续大

步向厂外走去，很快就消失在雨夜的黑暗里。丁郁芬不禁又被感动了，因为她知道她又遇到了好人。但现在不是受感动的时候，于是她赶紧跑回房间里，开始动手为刘嘯嘯做上路的准备。

谢谢老天爷，您又保佑了她一次！这是当运送刘嘯嘯去医院的平板车终于上路后，丁郁芬发自内心的一句祷告。然后她眼里就涌出了感激的泪水。她抬起一只手，用手背很快擦了一下眼睛后，又把手搂回到刘嘯嘯的身上。丁郁芬这时坐在平板车的前面，把刘嘯嘯的上半身紧紧地揽在怀里，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不让她的脑袋受到颠簸，另一方面为了能随时把盖在她身上的被子裹严，因为她知道，高烧的病人是非常怕冷的。为了防止雨把棉被打湿，在棉被上还盖了一大张何医生拿来的塑料布。为了防止有贼风会吹到病人的头上，丁郁芬用一件上衣把刘嘯嘯的头完全罩住了；并随时注意留一道缝，以便通空气。这一切都是丁郁芬从前在霏阳四清时看到和学到的，因为她在霏阳不止一次看到乡下妇女抱着生病的孩子，坐在她丈夫拉的板车上，到县医院看病的情景。乡下妇女不时撩起盖在孩子头上的布，看一看里面的孩子。她焦虑的脸上挂着一线最后的希望，因为对乡下人来说，县城医院就是和病魔进行最后决斗的地方。丁郁芬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也变得像一个这样的乡下妇女了，虽然她怀里抱的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她心里知道，她对她怀里人的命运的担忧一点不亚于一个乡下妇女对她的孩子的担忧。雨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从傍晚到现在几乎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好像以后也永远不会停似的。由于是三更半夜，大街上除去他们之外，一个行人和车辆都没有，只听到平板车的两个车轮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滚动的声音，然后就是雨点打在塑料布和雨伞上的声音，再有就是何医生穿着雨靴、举着雨伞在旁边大步走路的声音。丁郁芬知道他手中的伞实际上是完全为她和刘嘯嘯而举的，可是到现在她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对他说过，因为该感谢他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同时还应当感谢这个拉车的老头，他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头上戴了一顶大竹

斗笠，身上披了一件蓑衣，脚上穿着草鞋。经过路灯下面时，可以看到明晃晃的雨水顺着他的斗笠和蓑衣在往下流。一看他拉车的姿势就知道，他这一辈子用这种姿势走过的路可能比她走过的所有的路还要长。他的身体向前倾着，两脚匀称地来回往后蹬着。上坡时，身体便倾得更厉害一些，两脚也蹬得更吃力一些。丁郁芬有些后悔自己坐在车上，因为她增加了车的重量；可是为了喃喃，她又不得不这样做。刘喃喃现在躺在她的怀里仍处于昏迷状态，丁郁芬用手摸了一下她的脑门，依然是那么烫手，于是她又把全部关心集中到刘喃喃的身上。这时在她的意识里，她已经真地成了一个母亲，刘喃喃已经真地成了她的孩子，而且是一个非常不听话的孩子！要不是看在她现在这么可怜的份上，真想用手在她的屁股上使劲打两巴掌！可是她再不听话，也是自己的孩子，有了病也只有她能去救她！想到这里，丁郁芬把刘喃喃搂得更紧了，同时又一次腾出一只手来，把可能透风处的棉被裹了裹。可是忽然之间，她又想起她不是她的孩子，因为她是那么的坏！因而她的脸唰地一下子发起烧来。由于羞愧难当，她不由用力挪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结果使得平板车一下子晃动起来，拉车的老头回头看了她一眼，吓得丁郁芬立即不敢再动了。等拉板



车的老头把车平稳下来后，她才轻轻出了一口气，并恨不得立即把她怀里的这个坏蛋扔出去；可是她犹豫了一下后，没有这样做。实际上她知道，无论犹豫多少下她都不会这样做，谁叫她天生就是一个心肠非常软的人呢！何况嘤嘤现在已经真的无家可归了（因为她也知道了刘嘤嘤和她母亲彻底闹翻的事），如果连她也不要她，她就真的没有救了！想到这里，怜悯之心又油然而生，不由觉得自己真地变成了那个搂着孩子到县城医院去看病的大嫂。这时她发现他们已经来到了老城庙街，距他们要去的老城庙医院已经不远了。心里不禁又充满了希望，因为老城庙医院也算是一个有名的医院。她多么希望老天爷能让她们遇到一个心不一定像何医生那么好，但医术一定要像何医生的心那么好的医生！于是她又虔诚地祷告起来，希望老天爷把一切惩罚都加在她的身上，而放过嘤嘤，因为归根结底，嘤嘤的一切罪过都因她而引起的！

后来丁郁芬认为，那天夜里真地要感谢老天爷，因为到了医院后，就真的如愿以偿地遇到了一个医术相当高明的医生，使刘嘤嘤的病得到了及时和正确的治疗。当好心的何医生和拉车的老头笨手笨脚地把刘嘤嘤抬到这家医院的急诊室的病房里后，一个头顶已经秃了的医生就跟着走了进来，一边看着护士给刘嘤嘤测试体温，一边留心听丁郁芬讲述她的病情；然后他先查看了病人头上的伤口，接着翻看一下病人的眼皮，然后用听诊器听了听她胸部，接着又用手仔细按了按她的腹部，然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从身上掏出一本化验单，飞快地填好一张后，把单子撕下来交给了丁郁芬，让她去交化验费。丁郁芬本想问一问检查的结果，可是由于看到医生的动作是那么训练有素和有条不紊，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沉着和自信，就把话咽回去了，因为一方面怕耽误嘤嘤的治疗，另一方面怕问这样的问题会惹得医生不高兴。然后她急忙向收费处走去。交了化验费后，立即就有护士前来给刘嘤嘤抽血。最后当丁郁芬把化验结果的单子从化验室里拿来，交给这个

医生后，他匆忙看了一眼，就拿起笔来开了处方；同时告诉她，病人得的是急性胆囊炎。这使丁郁芬吃了一惊，因为她认为刘啸啸的病应当主要是脑震荡，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啸啸的胆有问题。然后医生给她做了一些简单的解释，告诉她，只要注意多卧床休息，她的脑震荡自然会好的。而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把她的急性胆囊炎治好，而且一般说来，这不是一种很难治的病。听了医生的这番解释后，丁郁芬觉得她的心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放了下来。然后她就赶紧拿着处方，跑着去交了药费和注射费。然后又跑着回来，把印有“现金收讫”戳子的处方交给护士。然后护士就开始按照处方给刘啸啸进行点滴注射。由于丁郁芬几乎一天一夜都没有得到休息，所以她觉得自己在医院的空荡荡的楼道里跑来跑去有如在腾云驾雾一般，不得不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跌倒。同时饥饿感也越来越强烈，因为白天一直忙于照顾刘啸啸，她几乎把吃东西这件事给忘了。现在唯一支撑她的精神力量，就是啸啸得救了！还有就是她那非常迷信的替人赎罪的心理，认为她越受罪越对病人有好处。过去当她的奶奶、父亲、母亲或弟弟生病时，她都曾经这样暗自祷告过，有时很灵验，最起码对病人没有一点坏处！啸啸虽然不是她的亲属，但是老天爷应当知道，啸啸是多么地喜欢她！于是她的眼泪又流了出来。擦去眼泪后，她坐在刘啸啸的病床边上，呆呆地观看起点滴瓶里液体一滴滴往下滴来，觉得每滴下一滴，啸啸的病就被治好了一点。可是看了一会儿后，不可抗拒的困倦就向她袭来了，她就不由自主地靠着刘啸啸脚下的床栏杆蜷卧下来，并很快昏昏睡去了。

35

丁郁芬最后是被人用手推醒的，当她睁开眼睛看到两个大婶模样的妇女站在她的身边，带着一种好奇的神情在仔细看她时，

就连忙爬了起来。由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不由紧张起来。

“这个姑娘，你这样睡不受罪吗？有的是空床，为什么不到一张空床上去睡呢？”其中一个身体比较胖的大婶用手指了一下旁边的空床，用嗔怪的声调对她说，显然是她把丁郁芬推醒的。丁郁芬从她的嗔怪声调里听出了她对她的同情和关心，所以她立即感到一阵温暖，紧张就跟着消失了。

“可能是累坏了，我看到她夜里往这里一窝，就再没有动弹过一下！”另一个比较瘦的大婶从旁解释说。丁郁芬点了一下头后不好意思地笑了。同时她吃惊地发现，外面的天已经大亮了。

“她是你的什么人？”两个大婶几乎同时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并都伸出一只手，指了一下躺在床上的刘啸啸。

“她……”丁郁芬刚吐出一个字后，就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她又害羞了。但是接着她一下子忘掉了害羞，因为她突然想起了她一直非常关心的事，她连忙扭头去看刘啸啸，发现她仍旧像她临睡之前那样，毫无声息地躺在那里，眼皮一动不动地盖在她的眼球上，好像死去了一样。丁郁芬不由一阵恐惧，就急忙走上去，用手去摸她的额头，发觉一点不烫了，而且好像和正常的体温差不多，她一下子提起来的心才开始放下来。可是她仍旧不放心，就俯身叫道：

“啸啸，啸啸，你醒醒！”叫完之后，她的心又提了起来，因为她害怕她一点反应都没有。然而她的心很快又放下去了，因为刘啸啸的眼皮突然奇迹般地抬起来了，然后瞪着两只的又黑又大的眼睛向她望来，不由把她吓了一跳，因为她突然觉得躺在床上的这个人有点不像刘啸啸了，因为她是那么又黑又黄又瘦，因而不由一阵心酸，眼泪就一下子涌到了她的眼眶里，视线也跟着变模糊了。这时她是多么想哭，因为哭不仅可以表达悲伤还可以表达快乐，但是她不得不极力抑制自己，因为她知道她身后还站着两个好管闲事的大婶，如果哭起来，她们更要问她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了！于是她把想哭的激动压下去了一半。然而就在她努力把想哭的另一半激动也压下去的时候，偏偏这个又黑又黄又瘦的人

的冲她露出了一丝微笑，这是一丝多么让人可气的微笑！人家害了那么多的怕、担了那么大的惊，换来的竟只是一丝微笑！由于难以抑制的委屈和兴奋又一下子涌来，她原剩下的那一半想哭的激动非但没有压下去，而且原被压下去的那一半又上来了，于是她连忙用手把脸捂住了。

“这个姑娘，怎么哭啦？病人好了，为什么要哭呢？”果然，完全在她预料之中的好心责怪声马上从她的身后传来。但这时丁郁芬已经完全顾不上这两位好管闲事的大婶了，一任自己的感情迸发出来，所以呜呜的哭声从她捂在嘴上的手指缝里，像急湍的溪流一样源源不绝地奔了出来。

当丁郁芬打着一个大婶借给她的雨伞，提着另一个大婶借给她的竹篮，从她们告诉她的一个饮食店里买到了早点后，就匆忙地向医院走去。心中又一次产生了自己好像是一个农村大嫂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她挥之不去，同时也着实令她有些得意，因为她终于把她的孩子救活了！但也令她有些不安，因为她同时也变俗气了，她瞥了一眼竹篮中盛豆花的小铝锅和几个油炸的圆饼，要不是她刚才抢在别人之前把钱和粮票塞到那个服务员手里，这锅豆花和这几个油炸圆饼就被别人买走了！于是她不禁感到有些惭愧，因为这等于从别人手里抢食物。可是如果不去抢，嘞嘞她吃什么？到现在她差不多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那两个大婶说得多么在理，打针只能去病，恢复身体还得靠吃！雨还在不停地下，不过比夜里小多了。由于现在是梅雨季节，雨一时不会停的。大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仍很少，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着，因而显得到处一片冷清。丁郁芬觉得真要感谢这两个大婶才对，因为要是没有她们的指点，她怎么知道在一条这么深的小巷里还有一个卖早点的饮食店呢？然后她加快了脚步，因为豆花和油炸圆饼一冷就不好吃了。吃完早饭后，她还必须回家一趟，看看家里有没有事发生。同时顺便从家里拿一把伞、一个竹篮和一些碗筷来，因为嘞嘞可能要在这里住几天。由于家里住得很挤，丁郁芬

现在住在省革委会大院的单身宿舍里，不过每天都要回家看一趟。她现在最担心的仍然是她的父亲。原来以为她父亲被释放后到印刷厂去上班是一件好事，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厂的群众专政小组有一个规定，凡是黑五类都必须要在背上别一个白布条，即使下班回家也不能取下来。所以现在她的两个弟弟每天都要轮流陪他上下班，好为他掩护背上的这个白布条，以防路上遇到好打人的红卫兵找茬打他。另一件使她心烦的事，就是原来她父亲和郁成住的那间屋子还没有要回来。虽然报社已经出了证明，认为可以撤封，可是街道办事处坚决不同意，说撤封的证明必须由公安局出。然而到公安局去问过两次了，公安局坚持说这种事他们不管。现在又加上嘤嘤她突然出现，而且病了，使她感到有些应付不过来。这时她才发觉，实际上她比农村大嫂的麻烦事还要多得多！此外还有一件让她心烦的事，就是她发现嘤嘤竟然对覃主任（她直到现在仍习惯称覃启印为覃主任，因为她觉得不这样称呼就显得不尊敬）有那么大的仇，可是覃主任是多么好的一个人！难道她把覃主任也当成了老胡？她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谁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她就认为谁是大坏蛋。想到这里，她不由非常生气。不过使丁郁芬感到一丝安慰的是，这个走火入魔的人现在已经病倒在床上，所以一定要趁她现在不能张牙舞爪的时候，好好地教训教训她！想到这里，她把脚步进一步加快了，想赶快回到医院，一边让她吃东西，一边对她进行说教。她这么恨一切对自己好的男人，其实也是一种病！由于她一直在这么激烈地思考着，所以当她走进医院后，一点没有注意到医院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是医院里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人，他们在纷纷议论着什么，他们的脸上都露出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后的紧张。直到人们发现她后，纷纷扭过头来，用惊异的目光看她，还有人从房间里冲出来看她，她才产生了又大祸临头的感觉。然后她急忙向刘嘤嘤所在的病房跑去，人们都纷纷给她让路。当她来到病房里，看到刘嘤嘤的病床是空的，上面只扔了一条凌乱的被子，一个女护士正站在床边收拾打点滴用的设备，她不由一下

子万念俱灰，因为她以为刘啸啸死了。然后她就一下子瘫倒在地。她提的竹篮也跌落在地下，里面的豆花跟着泼了出来，一个个油炸圆饼在地板上到处乱滚。

丁郁芬在朦胧中听到有人在悄悄说话，当她终于睁开眼后，发现两个女护士站在对面的窗户跟前，说话声就是从她们那里传来的。由于怕她们发现她醒来了，她又把眼睛合上了。原来她由于过渡劳累，又加上受了这么大的惊吓所以身体一下子垮掉了。被医院里的人救起来后，她被单独安置在这个病房里。睡了一觉后，她的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可是她却不知道她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果这两个护士知道她醒了会对她怎么办。不过靠着昏迷中的朦胧知觉，她已经知道了所发生的事，就是刘啸啸没有死，而是被公安局逮捕了。她听了一会这两个护士的谈话后，她更松了一口气，因为她们的谈话进一步证实了这件事。她们都对这个大名鼎鼎的高干子弟，又是最近这场大武斗的挑起者竟躲到他们的医院里来，而感到非常的惊讶。过了一会儿后，这两个女护士一起走出去了，病房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于是她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既为刘啸啸担忧，又为自己担忧，因为她认为她很快也会被逮捕，因为她和刘啸啸的关系太特殊了！如果她也被逮，那么她的全家也就跟着完了！这时她想起一件她过去一直认为是不祥的预兆，就是在霍阳四清的时候，刘啸啸去找她，一天她们到湖边去玩。当她们走过一个砖窑时，刘啸啸以为周围没有人，就搂了她一下。然后一群孩子和一条狗就突然冲了出来，那条狗一下子就咬住了她的裤子，啸啸连忙捡起一块砖头把那条狗打跑了。最后那群孩子也被她吓唬走了。但是当她们绕过砖窑后，突然听到从砖窑顶上传来叭叭叭的模拟开枪的声音，原来那群孩子爬到了砖窑顶上，将手比画成枪，在对她们射击。没想到这个预兆真地要兑现了！想到这里，她却一点不感到难过，觉得人生大局已定，难过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这次大武斗死了这么多人，如果真地是刘啸啸挑起来的，她们死应当是罪有应得！奇怪的是真有这

么准的预兆！同时她又想起了刘啸啸说她是祸水的话，所以真正的祸首应当是她！所以公安局应当首先逮捕的是她，而不是刘啸啸！想到这里，她抬手把自己脸上的眼泪擦干，然后神情木然地向窗外望去。外面的天空中飘动着像烟雾一样的云，雨好像已经下不了，而且像要放晴的样子。她觉得人生像这场天气一样，转眼就雨收云散了。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甚至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不过这些对她来说已无关重要，因为那个不祥的预兆就要兑现了，当真正的枪声最后响起的时候，时间对她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她觉得死的本身一点不可怕，她多么希望自己刚才没有醒过来，而永远地睡下去！永远睡下去不就是死吗！而可怕就可怕在，明知已经没有活的希望了却还活着！所以她觉得生命实在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它虽然让你有了知觉，可是它让你有知觉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后让你知道你永远失去这些知觉！

“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老哭啊？你感到哪里不舒服？”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医生突然开门走进来，走到丁郁芬的床前，对她进行安慰，并从身上掏出手绢来为她擦眼泪，脸上露出无限同情的样子。等丁郁芬把难受抑制下去后，她用略带强制性的口气对她说：“告诉我，到底哪里不舒服！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被我治好的病人非常多！”等看到丁郁芬摇了摇头后，她就继续劝她说：“有伤心事，是吧？有伤心事也没有关系，如果能把你的伤心事告诉我，说不定我也可以帮忙。这么可怜的姑娘求我，我能帮为什么不帮呢？”由于一股巨大的暖流涌来，丁郁芬不由又哭起来。这时一个年轻女护士开门走了进来，她把女医生拉到一边，小声地说了些什么后，女医生的脸上立即露出不在乎的神色，并用严肃口气对这个女护士教训说：

“我们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你没有看到她身体这么弱，有明显的营养不良吗？为什么还不赶快给她注射葡萄糖和维生素？”说完，她又连忙回到丁郁芬的床边，脸上露出无限爱怜的神色，用手为她梳理两下头发后，就俯